

李卓吾批評

忠義水滸傳

上海古籍出版社

古本小說集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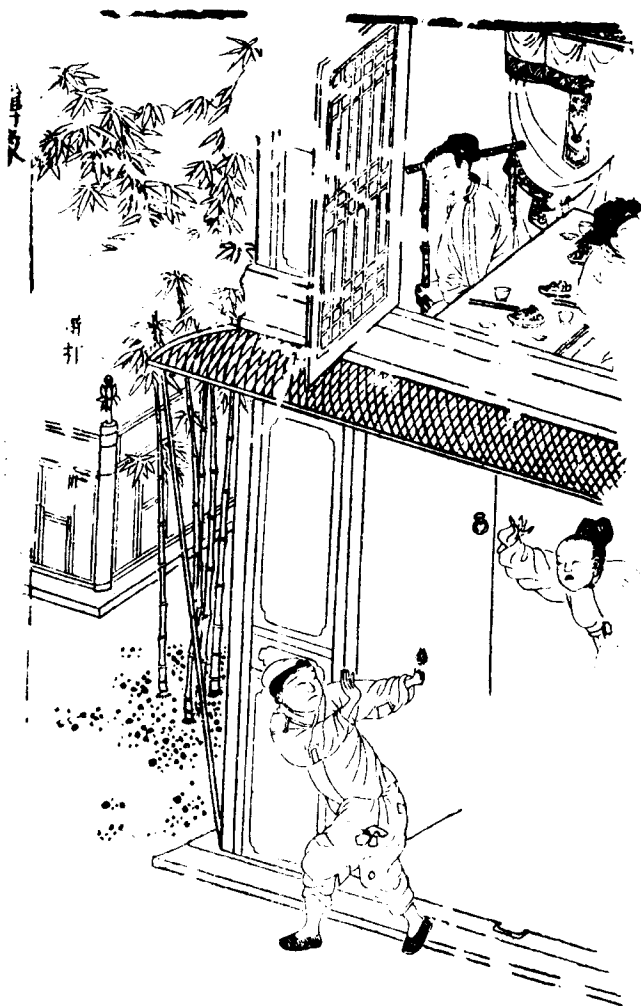
《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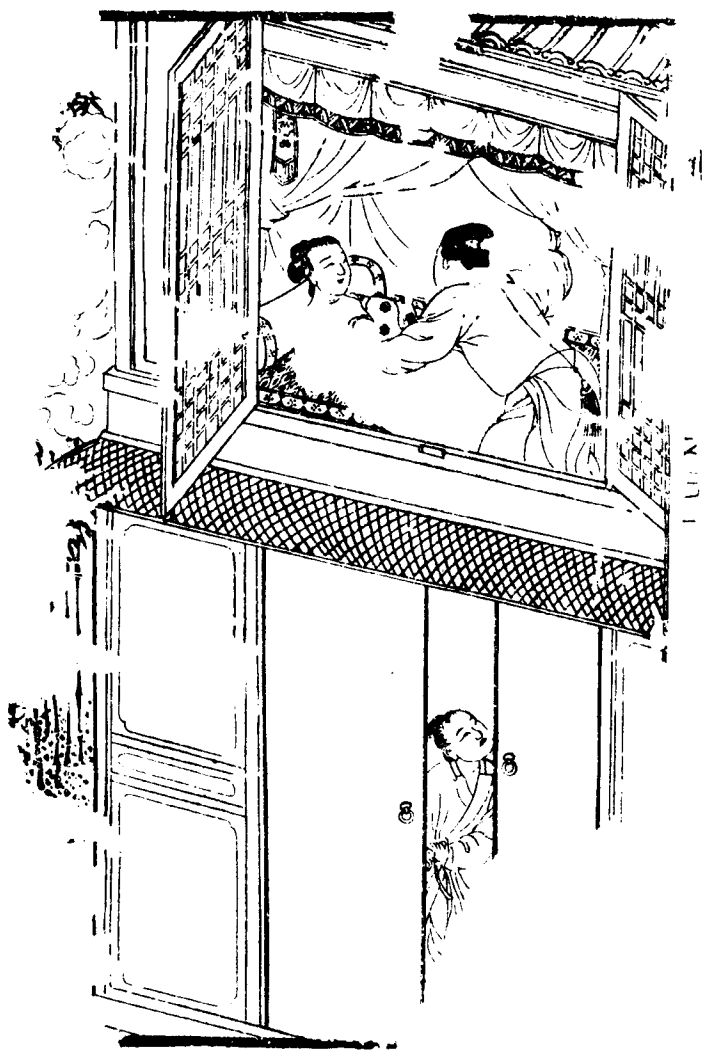
李卓吾批評

忠義水滸傳二〔明〕

施耐庵集撰
羅貫中纂修

上海古籍出版社





水滸傳卷之二十一

第

度婆醉打唐牛兒

宋江怒殺閻婆惜

古風一首

宋朝運祚將傾覆

四海英雄起

流光聖象在

山東

天罡上應三十六

瑞氣盤纏繞鄆城

此

宋公明

神清貌古真奇異

一舉能令天下

幼年涉獵諸

長爲吏役決刑名

仁義禮智信

皆備

曾夢九天玄女經

江湖結納諸豪傑

失

濟困恩威行

他年自到梁山泊

綉旗影

替天行道呼保義

上應玉府天魁星

話說宋江在酒樓上與劉唐說了話分付了店中

來劉唐連夜冒回梁山泊去了只說宋江乘着月

信步自回下處來一頭走一面肚裡想那晁蓋却空教

唐來走這一遭早是沒做公的看見爭些兒露出事來走

不過三二十步只聽得背後有人叫聲押司宋江轉回頭

來看時却是做媒的王婆引着一個婆子却與他說道你

有緣做好事的押司來也宋江轉身來問道有甚麼話說

王婆攔住指着間壁對宋江說道押司不知這一家兒從

東京來不是這里人家嫡親三口兒夫主間公有個女兒

婆惜他那間公平昔是箇好白為人自小教得他那女兒

婆惜也會唱諸般曲今年方一十八歲頗有些顏色三口

山東人
成有
道學氣

宋江只
是輕賤
所以低
得來

兒因京山東投遞一箇官人不着流落在此鄆城縣不想
這里的人不喜風流宴樂因不能過活在這縣後一個
僻淨巷內權住昨日他的家公因害時疫死了這閻婆無
錢津送停屍在家沒做道理處央及老身做媒我道這般
時節那里有這等恰好又沒借換處正在這里走頭沒路
的只見押司打從這里過來以此老身與這閻婆趕來望
押司可憐見他則個作成一具棺材宋江道原來恁地你
兩個跟我來去巷口酒店裡借筆硯寫個帖子與你去縣
東陳三郎家取具棺材宋江又問道你有結果使用麼閻
婆答道實不瞞押司說棺材尚無那討使用其言缺少宋
江追我再與你銀子十兩做使用錢閻婆道便

父母再長的爹娘做驢做馬報答押司宋

說隨卽取出一錠銀子遞與閻婆自圓下處去了。且說這婆子將了帖子逕來縣東街陳三郎家取了一具棺材回家發送。了當兀自餘剩下五六兩銀子。娘兒兩箇把來盤纏不在話下。忽一朝那閻婆因來謝宋江。見他下處沒有一箇婦人家面。回來問間壁王婆道。宋押司家裡一個婦人面。他曾有娘子也。無王婆道。只聞宋押司家裡在宋家村住。不曾見說他有娘子。在這縣裏做押司。只是客居。常常見他散施棺材藥餌。極肯濟人。貧苦敢怕是有娘子。閻婆道。我這女兒長得好模樣。又會唱曲兒。省得諸般耍笑。從小兒在東京時。只去行院人家串。那一箇行院

不愛他有幾個上行。首要問我過房幾次。我不肯。只因我兩口兒無人養老。因此不過房。與他不想。今來到苦了他。我前日去謝宋押司。見他下處無娘子。因此央你與我對宋押司說。他若要討人時。我情愿把婆惜與他。我前日得你作成虧了宋押司救濟。無可報答。他與他做個親眷。來往。王婆聽了這話。次日來見宋江。備細說了這件事。宋江初時不肯。怎當這婆子撮合山的嘴。攛掇宋江依允了。就在縣西巷內討了一所樓房。置辦些家火什物。安頓了。閻婆惜娘兒兩個。在那里居住。沒半月之間。打扮得閻婆惜滿頭珠翠。遍體金玉。正是

花容娘娜玉質娉婷。鬢橫一片烏雲。眉滿

蓮窄窄湘裙微露不勝情玉笋纖纖翠山半育

星眼渾如點漆酥臂真似截肪韻度若風裏棠花

格似雪中玉梅樹金屋美人離御苑藥珠仙子下塵寰

宋江又過幾日連那婆子也有若干頭面衣服端的

婆惜豐衣足食初時宋江夜夜與婆惜一處歇卧向

漸來得慢了却是爲何原來宋江是箇好漢只愛學使鎗

棒於女色上不十分要緊這間婆惜水也似後生况兼十

八九歲正在妙齡之際因此宋江不中那婆娘意一日宋

江不合帶後司貼書張文遠來間婆惜家喫酒這張文遠

却是宋江的同房押司那廝喚做小張三生得眉清目秀

齒白唇紅平昔只愛去三瓦兩舍飄蓬浮蕩學得一身風

流俊俏更兼品竹彈絲無有不會這婆惜是個酒色娼妓
一見張三心裏便喜倒有意看上他那張三見這婆惜有
意以目送情等宋江起身淨手倒把言語來嘲惹張三常
言道風不來樹不動船不搖水不渾那張三亦是個酒色
之徒這事如何不曉得因見這婆娘眉來眼去十分有情
記在心裡向後宋江不在時這張三便去那里假意兒只
做來尋宋江那婆娘留住喫茶言來語去成了此事誰想
那婆娘自從和那張三兩個搭識上了打得火塊一般熱
亦且這張三又是慣會弄此事的豈不聞古人之言一不
將二不帶只因宋江千不合萬不合帶這張三來他家
喫酒以此看上了他自古道風流茶說合酒是

人

無一處
不構風
得通真

犯着這條款。閻婆惜是箇風塵娼妓的性。

張三兩箇搭上了他。並無半點兒情分。在那宋江身上。

江。但若來時。只把言語傷他。全不攬他。些個。這宋江是箇好漢。胸襟不以這女色爲念。因此半月十日去走得一遭。那張三和這婆惜如膠似漆。夜去明來。街坊上人都都知了。却有些風聲吹在宋江耳朵裡。宋江半信不信。自肚裡尋思道。又不是我父母匹配的妻室。他若無心戀我。我沒來由惹氣做甚麼。我只不上門便了。自此有箇月不去。閻婆惜累使人來請宋江。只推事故不上門去。忽一日晚間。却好見那閻婆赶到縣前來。叫道。押司多日使人相請。好貴人難見面。便是小賤人有些言語高低。傷觸了押司。

也看得老身薄面。自教訓他。與押司陪話。今晚老身有緣得見押司同走一遭去。宋江道我今日縣裏事務忙擺撥不開。改日却來。閻婆道這個使不得。我女兒在家裡專望押司胡亂溫顧。他便了直恁地下得。宋江道端的忙些個。明日準來。閻婆道我今晚要和你去。便把宋江衣袖扯住了。發話道是誰挑撥你。我娘兒兩個下半世過活都靠着押司。外人說的。閑是閑。非都不要聽他。押司自做個張主。我女兒但有差錯都在老身身上。押司胡亂去走一遭。宋江道你不要纏我的事務。分撥不開。在這裡閻婆道押司便悞了些公事。知縣相公不到得便責罰你。這回錯過。次難逢押司只得和老身去走一遭。到公理。言。斥。

江是個快性的人。乞那婆子纏不過。便送你放了。
便了。閨婆道。押司不要跑了。去老人家趕不上。宋江道。
恁地。這等兩個廝跟着來到門前。有詩爲証。

酒不醉人人自醉 花不迷人自迷 直饒今日能
知悔 何不當初莫去爲

宋江立住了脚。閨婆把手一攔。說道。押司來到這裏。終不
成。不入去了。宋江進到裡面。凳子上坐了。那婆子是乖的。
自古道。老虔婆如何出得他手。只怕宋江走去。便幫在身
邊。坐了。叫道。我兒。你心愛的三郎在這裏。那閨婆惜倒在
牀上。對着盞孤燈。止在沒可尋思處。只等這小張三來。聽
得娘叫道。你的。心愛的三郎在這裏。那婆娘只道是張三。

郎慌忙起來把頭掠一掠雲髻口裡喃喃的罵道這短命等得我苦也老娘先打兩個耳刮子着飛也似跑下樓來就隔子眼裡張時堂前琉璃燈却明亮照見是宋江那婆娘復翻身再上樓去了依前倒在牀上閻婆聽得女兒脚步下樓來了又聽得再上樓去了婆子又叫道我兒你的三郎在這裡怎地倒走了去那婆惜在牀上應道這屋裡不遠他不曾來他又不要賠如何自不上來直等我來迎接他沒了當絮絮聒聒地問婆道這賤人真個望不見押司來氣苦了恁地說也好教押司受他兩句兒婆子笑道押司我同你上樓去宋江聽了那婆娘說這幾句心裏自有五分不自在被這婆子一扯勉強只得懷去原來是一

間六椽樓屋前半間安一副春臺卓登。後半間鋪
貼裏安一張三面稜花的牀兩邊都是欄干上掛着一
紅羅幔帳側首放個衣架搭着手巾這邊放着箇洗手盆
一張金漆卓子上放一箇錫燈臺邊廂兩個杌子正面壁
上掛一幅士女對牀排着四把一字交椅宋江來到樓上
間婆便拖入房裡去宋江便望杌子上朝着牀邊坐了。閻
婆就牀上拖起女兒來說道押司在這裡我兒你只是性
氣不好把言語傷觸了他惱得押司不上門閑時却在家
裡思量我如今不容易請得他來你却不起來陪句話兒
顛倒使性婆惜把手攆開說那婆子你做甚麼這般烏亂
我又不曾做了反事他自不上門教我怎地陪話宋江聽